

心灵感悟系列 *Xin Ling Gan Wu Xi Lie*

保持心理健康 · 感悟心灵故事

让亲情感动一生 让爱心温暖回忆
亲情如水，亲情是树，在沧桑风
雨中，总有血脉相连的亲情带你上路……



感悟亲情

感人肺腑的106个回忆

张洪彬◎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心灵感悟系列

感悟亲情——感人肺腑的 106 个回忆

张洪彬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感悟系列/张洪彬 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5402—1994—9

I. 心…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223 号

责任编辑: 里功

版式设计: 田文山

封面设计: 婴儿制造设计工作室

心灵感悟系列

感悟亲情——感人肺腑的 106 个回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6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冠宏印刷厂

700×100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240300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8.00 元

目 录

生命之树.....	1
用爱的眼睛看真情.....	3
熟亲.....	8
年糕的味道.....	12
生命的存折.....	15
绝笔.....	17
姑妈.....	20
父亲一样的大叔.....	23
财富.....	25
意外的感动.....	28
亲情如水，一生感动.....	31
看爸爸妈妈一起变老.....	34
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37
永不道别，不必悲哀.....	42
第一百个客人.....	45
这辈子，我还能见爹娘几次.....	47
外婆的硬币.....	49
购买上帝的男孩儿.....	52
我的好妹妹.....	54
哥哥，一路走好.....	57
母亲的来信.....	61
谁是我的亲母.....	64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68
一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	71
亲情永不泯灭.....	74
三弟的储蓄罐.....	80
弟弟，天堂里可否有大学.....	85
我生命的桥梁.....	89
来生我愿做哥哥的哥哥.....	93
兄弟.....	99
傻哥哥.....	104

兄妹情.....	110
读书示小妹生日书.....	115
洗脚.....	119
穿越生命的爱.....	123
难忘的背影.....	126
陪伴母亲.....	129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	132
我多想回报你的爱.....	134
给母爱一个依靠.....	137
一元钱的死结.....	139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143
和你在一起.....	146
想起娘亲(节选).....	152
游戏.....	155
怀念哥哥.....	159
永爱无言.....	166
三姐.....	173
你有没有一个好妹妹.....	180
姐姐.....	186
生命的礼物.....	192
幸运币.....	195
祖父.....	199
牧羊女.....	205
沃夫卡和祖母.....	208
阿婆谣.....	212
教育诗.....	217
父亲的遗物.....	221
超越 5000 米的爱.....	223
棉窝.....	225
无袖的毛衣.....	227
父爱如杉.....	229
鲜花中的爱.....	234
父亲的西装.....	236
父亲的手.....	239

彼岸.....	242
父亲的请帖.....	249
永不缩回双手的父亲.....	252
一生的欠条.....	253
那一天，我终于读懂了爱.....	256
悠悠继父情.....	260
让人揪心的一幕.....	265
为了儿子的心愿.....	267
一个字的分量.....	269
爱的方程式.....	272
母亲时刻在准备的选择.....	274
母爱超越生命.....	277
在角落里诠释一种悲情.....	279
今夜，我想再喊一声“娘”.....	283
父爱昼无眠.....	290
父爱深处有片海.....	293
弥留际的父爱.....	297
父爱的高度.....	299
父亲头上的草末.....	301
父子情书.....	306
原谅我十七岁才读懂你.....	309
成全一棵树.....	314
亲情不关机.....	318
母亲的姿势.....	321
废墟上的奇迹.....	323
血色母爱.....	325
母亲的直觉.....	328
放孩子飞吧!.....	331
寄钱.....	335
爱到残酷.....	337
病房里的感动.....	340
姐姐，你是我第一个在雨里等候的女生.....	343
大姐.....	348
手足情深.....	354

我的哥哥.....	357
姐姐.....	362
姐姐，我在你的梦里唱支歌.....	368
雪落无痕，真爱无声.....	372
茧是老死的肉.....	377
看不见的爱.....	380
母爱的香味.....	382
一个苹果.....	384
嫂子，长大了我娶你.....	387

生命之树

◆文/韩英

用诚挚的心拥抱这个世界，用生命的画笔为世界添上一笔色彩，
世界会因为你而变得更加迷人、美丽！

立宏千里跋涉，急如星火，赶到佛山市看望生病的叔父。一到叔父家，见到婶母第一句话就问：“婶母，叔父的病好了没有？”

“好啦，离休后又去上班了。”

“到哪儿上班？”

“替老百姓站岗放哨，还可以观风望景。”

“我叔父这个人就是闲不住，家里不愁吃，不愁穿，还出去上班干啥？”

“你叔父说，发挥余热嘛！”

“婶母，我要去看叔父。他在哪儿上班？”

“我收拾一下，带你去。”婶母提个手提包，叫立宏把从家乡带来的一篮桃子给叔父带去。

“这桃子等叔父回家吃嘛，干啥要带去呢？”

“他说，他要在那儿坚守岗位。桃子，还是带去吧。”

婶侄二人走在一条林阴大道上，经过花坛、绿岛、草坪，花木茂盛，嫩草如茵，空气清新。

“这么多年没来佛山，佛山变化真大。最大的变化是绿化，到处是绿色。”立宏说。

“你叔父常说，人类呼唤绿色。他有时候像傻子一样，站在河边，对着河水大喊——绿色啊！绿色啊！绿色啊！”

婶侄二人沿着东平河边走，河边也是绿树成荫。

“到了，你叔父就在这里。”

立宏环顾四周，四周空无一人，只有一行青枝绿叶的柳树。“叔父呢？”

“叔叔——叔叔——叔叔——”立宏站在河边，对着柳树大喊。

“叔叔在这儿呢！”这声音似乎是叔父的声音。立宏朝着那声音走去，那声音是从一棵大柳树发出。在这棵大柳树上标有一个数码是“1122”。

这时候，立宏发现婶母老泪纵横，把一篮桃子置于树下，跪了下来。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立宏。

立宏吾侄：

我知道你会来看我。你知道我喜欢吃桃子，你来看我的时候，定会带桃子来。

这几年，我病魔缠身，预计不会康复，我寻了安乐死这条路，以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人固有一死，死后身归何处？我想，当今中国人满为患，寸土寸金，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盘，我死后要化为一棵柳，为后人提供一片绿色。

婶母告诉立宏，她尊重叔父的遗嘱，决定“以树代坟”，埋叔父骨灰在这棵柳树下，但愿叔父生命之树长青。

立宏跪下来，给柳树磕了三个响头，站起来，给柳树三鞠躬。回来的路上，走几步一回头，望这棵柳树。

用爱的眼睛看真情

◆文/雨波

有些人情则像一个坚固的实心球，材料是真情，它只能是赠送品，没有价格，但很有价值，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我第一次见到老叔，是在十岁的那年夏天，和爸爸一起回老家的时候。老叔站在大大的院子中央，见到了我，就欣喜若狂地跑过来抱我，结果我却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那么毫无遮拦的哭声，使老叔感到尴尬不知所措，立刻放开了手。从那以后，老叔再也没有抱过我，甚至从不靠近，他是怕我再被他的坏眼睛吓着。他的右眼球，被一个很古怪的玻璃球体代替，像死鱼的眼睛，圆鼓鼓地翻着，看上去可怕极了。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我的哭声不仅仅刺痛了老叔的心，还揭开了爸爸的旧伤疤。

农村的邻居热情好客，知道爸爸回来，就纷纷过来看望，这使爸爸的探亲也添了些衣锦还乡的味道。大家一边拍着爸爸的手，一边就说起来：“将来有了出息，一定不能忘记这里的人。”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说到了老叔。“看你弟弟有多可怜，你能帮也帮帮他。”一说到此，爸爸总是显得沉默，这样的话不断在耳边重复，渐渐就有了不同的意味。

直到后来，听到了爷爷和爸爸的谈话，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老叔是因为爸爸才变成盲人的。大概在他们十五六岁的时候，爸爸生病高烧不退，老叔深夜走十几里地给爸爸找大夫，结果在回来的途中从山上滚了下去，刚瞎了眼睛。农村人迷信，都说那一夜陈家

的孩子注定要有一个成残疾，不是老叔翻下山变成盲人，就是爸爸发烧变成哑巴，结果是老叔代替了父亲，他变成了独眼瞎。

爷爷对爸爸说：“你带他到城里去吧，他总不能一辈子都跟着我们。当兵不行，去工厂当工人，人家还嫌他是个盲人。除了你，他谁也靠不上，你就帮帮他，再说，他也是因为……”话说到这里，爸爸就扭头干别的去了。他这次回来，本来就是为了接老叔进城，可话经爷爷这么一说，经人们这么一议论，就完全变了味道，仿佛他是夺走老叔一切的人。似乎每个人的话里都隐藏了这样的含义：如果老叔不变成盲人，那个衣锦还乡的人就应该是老叔，而那另一个走投无路、只能一辈子种地的人应该他。

老叔来到城里之后，爸爸就到处奔波为他打听工作。先是介绍他到瓜子厂当工人，老叔抱着铺盖去了，没有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老叔被开除了，因为有人看见，他半夜起来拿着布袋偷瓜子。爸爸大发雷霆，骂老叔是个无赖，简直是给他丢脸。都是脾气暴躁的人，谁也不懂得谦让，越吵越凶，直到爸爸高声喊：“算我欠你，我一辈子欠你还不行吗？”他们就谁也不再吵了，这句话像紧箍咒，勒紧了他们的痛处。

后来爸爸又把老叔介绍到朋友开的轧钢厂，帮人家过磅。可是他去没几天，厂里又开始丢东西。这一次，人家还没说什么，爸爸就首先怀疑到了老叔，把他领回了家，那时他们已经很少说话了，一说话就会大吵起来，他们之间的争吵，就像齿轮间的沙砾，磨损着他们的亲情，可是谁也不会停下来，静一静，想办法把沙砾拿掉。爸爸对老叔那么无能为力，对老叔的愧疚却深深地压着他，他总是重复着一句话：“谁让咱欠他的呢！”

爸爸就这样被愧疚压得喘不过气，仿佛他为老叔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老叔，而是为了偿还那样一笔心债。仿佛他们已经不再是最好的伙伴、朋友、亲人，仿佛连接他们的只有那一丝愧疚。老叔成了他的负担，从最亲的亲人变成了最远的人。老叔结婚的时候，我妈妈为他们做了被套和枕头，可他都没来道一声谢。从老叔到运输队工作以后，爸爸就再也没让老叔来家里吃过饭。爸爸说：“让他结了婚有了工作，我欠他的也还得差不多了。”可是不久，爸爸就又欠了老叔一个人情。

那是一个冬天，爸爸体检查出盲肠上长了一个瘤。医生说是良性的，做了手术就没事了。爸爸住院的日子，突然有一天，老叔讪讪地走了进来，也不吭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他不说话，父亲也不会先开口，就像他们互不理睬的这些年，僵持已经成了习惯。后来还是爸爸忍不住，气势汹汹地问：“你来干什么？”老叔也不答话，只是体贴备至，日日夜夜地陪伴，夜里让我们回去休息。偶尔出去买一些用品，回来拿一个小本子记呀记——他在记账。有一次他出去之后，爸爸很生气地对我说：“看到了吧，他把账记得一笔是一笔，指望着将来和我算清楚呢！”说着，顺手拿起那个本子翻，却看到上面写着：“给哥哥买一副钓得乐渔具，给嫂子买一个厨宝，不能再让她用凉水了……”原来，他是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听到父亲说想去钓鱼，还说起妈妈的关节炎。爸爸不再说话，把头扭到了一边。

爸爸动手术的前一天，医生说爸爸血象偏低，只能先输点血，可是医院还有一个急需用血者，没有多余的血，爸爸只能推后手术。妈妈一听就急了，她实在不想看爸爸躺在床上那么难受，于是跑过去问

医生：“能不能再想想其他办法？”医生说：“你们家里人谁是 A 型血，也可以捐献。”于是老叔急忙跑过去说：“我是 A 型，我献。”

当那温热的液体送进病房，爸爸知道是老叔为他献的血时，当场大发雷霆，他说：“我不愿再欠你的了，我不稀罕你的血。”老叔一句话都不说，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突然间难以按捺地哭了起来，就那样抱着头，放肆得像个孩子似的哭着。满屋的人都在看他，他也不在乎，就那么一直哭，仿佛有多少的委屈都要靠这眼泪才能够流尽。等到他哭累了，才慢慢抬起头对爸爸说：“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还是放不下那件事，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可是哥，你也不要怪我了！我给你买了渔具，你一定要好起来……”说着又是一阵泣不成声。我渐渐从他的话里明白，他是把我爸爸的病当成癌症了。爸爸眼睛一直都不看他，始终盯着天花板，在那一瞬间，他还想用他一贯的冷漠和疏离包裹自己，而眼泪还是那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那夜，爸爸给我讲了许多他童年时的故事。那个时候，他们是那样相亲相爱。他和老叔提着篮子给爷爷打酒，他伸出黑黑的小手说：“弟弟，我有一毛钱，哥请你吃糯米团。”然后两个人美滋滋地吃着糯米团回家，到家后才发现篮子里找的钱丢了。两人动也不敢动，站在院子里听爷爷大发雷霆，没有勇气承认是自己弄丢了钱，最后还是老叔走过去说：“我把钱买糯米团了。”那天爷爷没有动手打人，但爸爸吃饭的时候，却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在毒日头下罚站的老叔。他说：“我总是欠着他，从他在太阳下罚站开始。”

后来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费尽口舌才给老叔讲清楚，爸爸的病和癌症还是有区别的。直到最后，他才露出那么欣慰的笑。高兴的时候，他又要给我爸爸去买橘子，那是我爸最爱吃的水果。他说：“你爸最爱吃的就是糯米团、瓜子和橘子，现在糯米团已经绝迹了。”说

起瓜子，他无意中说起了那件爸爸永不原谅他的事，就是那一年他偷了厂里的瓜子，他只是想装一口袋带回来给爸爸吃。他这样说的时侯，我能感到他因为那件事所经受的世态炎凉。他没和爸爸解释过这件事，爸爸的愧疚已经把他们隔得太远。

现在我才明白，若干年前老叔跌伤了眼睛，可他的心灵还是明亮的。被蒙住心灵的是爸爸，他的愧疚让他看不到真情——有的真情，只有用爱的眼睛才能够看到。

我对爸爸说，也许没有可以称量亲情的天平。就像买橘子，你要五斤，他总不能给你放到正好，多一个秤高，少一个秤低。真情放在天平上，也总是一边高一边低，一味斤斤计较，计算着谁付出的多，谁得到的少，只会让你看不到亲情的重量。爸爸点点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那天爸爸出院，老叔也去接他，当走出门口的时候，他对老叔说：“二宝，去我家吃饭，带上孩子他妈。”这么多年，我爸爸第一次叫了老叔的小名，我也第一次看到老叔那么快乐地笑，原来他等待的，不过是这样温情的一句话，就像小的时候，爸爸伸出黑乎乎的手说：“弟弟，我有一毛钱，哥请你吃糯米团。”

熟亲

◆文/江岸

为了残疾的哥哥，他把心爱的姑娘割舍了；为了照顾变成嫂子的爱人，他疼爱侄子胜过自己的女儿；为了弥补那份遗憾的爱，他要娶这个半身不遂的老人。

也不知怎么的，娘一辈子都不待见叔。娘在我们黄泥湾，是远近闻名的贤惠人，除了骂叔，从不张嘴骂别人。娘见了叔，眼里根本没叔这个人，转过脸就恶狠狠骂，这狗日的！

我一点都不理解娘。叔多好啊，叔没有儿子，叔疼爱我胜过疼爱几个堂妹。叔还经常下到我家的田间地头，几乎包办了我家的责任田呢。娘难道都没看在眼里吗？娘总是骂叔，这狗日的！

相反，娘对婶却非常热乎，似乎有点巴结她。和健壮丰满的娘相比，婶像极了一只还没完全化为人形的猴精。娘怕这个瘦猴似的婶如老鼠怕猫。每每叔扁了婶，婶就冲到我家门口发疯似的骂，什么难听骂什么。娘不还击，却捧出一碗茶来，笑吟吟地说，他婶，喝碗茶，消消气。伸手不打笑脸人，婶没辙了，快快而去。

小时候，每当婶骂上门来，我都忍不住，想跳出去跟她吵。每回都被娘不要命地拽了回来。回来以后，我都要大哭一场。难道，孤儿寡母就该这样忍气吞声受侮辱吗？由此我十分怀念我爹。要是爹还在世，支撑着门户，该多好呀。

长大了，我才明白，当时，纵然爹健在，也是无能为力的。我听娘说过，爹差不多是个废人，前鸡胸后罗锅，从头到脚满打满算也就四尺高吧。龙生九子，形态各异，这话一点不假。奶奶只生了二子，

就生出了武大郎和武松的翻版。爹一身是病，我出生不久，他就撒手人寰了。爹一生的使命，仿佛就是娶了娘生出我来。

后来，我又明白了一件事，才算弄清了困扰我许久的叔、婶和娘的恩恩怨怨。

原来，娘的娘家比我们黄泥湾还偏僻，在大别山最深最人迹罕至的地方，娘年轻时做梦都想嫁到山外。叔和师傅到山里做木活儿，到了那里，一住个把月。日子久了，和娘熟了，娘想和叔私奔，叔答应了。叔带着娘，一路奔向黄泥湾。路上，叔想自己还年轻，就多了个心眼，想到了无从婚配的残疾哥。叔说，我已经成家了，只是有个哥哥，多少带点残疾，你愿意跟他吗？当时，娘的心肯定凉了半截，待她被叔送进爹的卧室时，就全凉了，等她后来得知叔并未婚配，简直就整个儿置身冰窖了。那会儿，娘已成了爹的人，想覆水回收都来不及了。娘这一盆水，就这么泼在爹那方被烈日炙烤得冒出缕缕青烟的沙滩上，嗞的一声就融进了爹的生活。

这些事情，是叔亲口告诉我的。我在市里工作，婶死了，我回去吊孝。料理完了丧事，我们叔侄俩抵足而眠，叔把该讲不该讲的话都对我讲了，讲了半宿。叔说，我和你娘都孤了，想往一起凑合呢。我说，可能不行吧，我娘一直恨您呢。叔就笑了。笑过了，叔就说了当年他骗娘的事情。叔说，你娘不是真恨我。

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按说，两位老人都老了，合成一家，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况且，叔嫂熟亲，在我们豫南是有悠久的历史的，乡里乡亲都能接受。再说，娘也 60 岁往上数的人了，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没有身为市长千金的媳妇（惭愧，我是一个俗人，免不了错攀高枝）批准，纵然借给我一千个胆，我也不敢把老娘往家接呀。真要

接回去，那雌老虎还不得将我撕成碎片。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叔已鼾声如雷了，我却彻夜不眠。

一大早，我从叔家出来，去找娘。娘坐在窗前梳头。我接过娘的梳子，帮娘梳。娘往昔油黑发亮、浓密如瀑的满头青丝如今犹染霜华，尚不盈握。我的眼泪出来了。

我喊了一声娘，说：叔要和你搬到一起呢。

娘一拍桌子，猛一下站起来，哼了一声，骂道：你少提那狗日的。娘分明觉得自个儿有些失态，又缓缓坐下来，低声说：娘这一辈子，就毁在这个龟孙手上。想叫我侍候他，做梦去吧。

你不也需要人照顾吗？我说。

我就是烂成骨头碴儿，也不让他看一眼。娘绝情地说。

住了几天，我得回市里上班了。我给娘留下点钱，依依不舍地走了。

过不多久，老家打来电话，说娘半身不遂了。我风风火火赶回家，将娘送到医院，却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只能抬回家细心养护了。

叔说：你放心去上班吧，你娘交给我了。

我摸出一沓钱，递给叔，说：那就辛苦您了。

没想到，叔竟一个耳光甩过来，扇得我半边脸都麻了。要知道，从小到大，叔没舍得动我一指头。我蒙了。叔还不依不饶，骂开了：你个没用的东西，连个婆娘都收拾不了，不就是市长的女儿吗，我就不信她是吃屎长大的！

我抱着头，蹲在地上，羞愧得无地自容。